

Wen Shi Feng Jing Xian

文史风景线

机关算尽吕不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C49
101

文史风景线

机关算尽吕不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风景线 / 王卫国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73-1465-9

I. 文... II. 王... III. ①文学—通俗读物②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I-49②K-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578 号

文史风景线

机关算尽吕不韦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1600 字数:3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65-9 总定价:39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21 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21 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21 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

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的帮助。

编 者

目 录

家世渊源	(1)
天降奇人	(14)
弃仕从商	(41)
咸阳之行	(67)
成功立嗣	(96)
质子归秦	(120)
大权在握	(142)
剪灭东周	(149)
相国专权	(172)
被逐出京	(206)

家世渊源

吕不韦是古代一个有声望家族的后代，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时代。据说：炎帝之裔，伯夷之后因有功而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子孙繁衍就以吕为姓，其中就有吕不韦的远祖。

公元前十一世纪，吕氏门中出了一个大人物，从而使吕氏族谱耀然生辉。

那是殷朝末年，在渭水上流的磻溪河畔（今陕西省宝鸡县城北磻溪河），有一位老者在垂钓。只见这老翁手持钓竿端坐岸边，两眼凝视滔滔东去的河水，动也不动，像一座石雕。三天三夜过去，而老翁连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原来，这老翁所持的鱼竿根本没有钓钩，当然不会有鱼被他“钓”上来。此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姜太公。姜太公字子牙，原名吕尚，是吕氏祖先中第一个显赫人物，他之所以无钩而垂钓，其心并不在鱼，而是别有所求。当时，正是殷朝末年，殷王纣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在殷人统治区域的西方，今陕西岐山、凤翔一带，有一个周族，趁殷朝统治腐败之际发展起来，这一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社会经济进步很快，并不断向东扩展，欲取殷而代之。但开始时，新兴的周族毕竟敌不过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殷人

强大的武力，屡遭殷人的打击。率领周人发愤向东扩展的周文王尚未行动，就被殷王囚禁起来。据说周文王被囚在羑里（音“有”，在今河南省汤阴县），曾潜心研究古代流传下的八卦，作《周易》。后来，文王从囚禁处返回周人住地，就决心积蓄力量推翻殷商的统治。为此他访贤求才。果然在渭水边遇到姜子牙，交谈之后两人相见恨晚，文王拜姜尚为师，共同筹划伐殷大业。不久，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继位，姜太公以“师尚父”之尊辅佐武王，终于率领周人及其各族人推翻殷商王朝，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建立了西周王朝（前十一世纪至前八世纪）。姜子牙（即吕尚，姜尚）不仅能在乱世之时审时度势，顺从潮流从而取得不朽功业。而且他本人确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韬略，流传至今的一部古代兵书《太公兵法》，就是记载吕尚用兵之术的军事专著。

机遇加韬略，是吕尚成功的两大因素。八百年后，吕氏门中出现的吕不韦也是靠这两条发迹的。

人世间的某些规律不断重现于历史发展的长镜头之上。似乎有意向人们昭示着什么。

西周建立之后，吕尚被封于齐，称姜姓，吕姓反倒逐渐被人淡忘。而原来吕氏集中的吕国，也不知何故而被除国。从此，吕姓后裔辗转流徙四方，散布中原各地。

从公元前 770 年开始，历史进入了所谓“春秋时代”。那时候，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西周王朝已走下坡路，“礼崩乐坏”。统一的天下实际上已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周天子虽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侯多不服从朝廷的号令。各诸侯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

相互攻伐,攻城掠地,借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尊王”的招牌也不要了,公开厮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后来的人们把此后的二百余年,直至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这段时间,称为“战国时代”。吕不韦生活的那个年月,已经到了战国的末期。经过长期的吞并战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主要被七个大国割据,那就是:楚国,占据长江流域的中部,其疆域从今四川省东端起,有今湖北省全部和今湖南省东北部,今江西、安徽省北部,今陕西、河南、江苏的一部分,国都是郢(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曾是七国中疆域最大的一国。仅次于楚国的是秦国。秦国原来很小,最初仅占据今甘肃东南部一小块地区,但到吕不韦生活这个年代,秦已由一个“西戎小国”发展到拥有函谷关(今陕西灵宝附近)以西的大国,国都在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其领土包括今陕西、甘肃主要地区,尚有小部分土地伸入今河南省境内。楚、秦以外的大国还有赵国(在今河北东南部及山西、山东、陕西的一部分),国都在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齐国(在今山东省偏北,兼有河北省东北部),国都在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西);燕国(在今河北省北部及今辽宁、山西一部分),国都是蓟(今北京市西南);魏国(在今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处,其大部国土在今河南中部),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韩国(在今山西南部及湖南省中部),国都郑(今河南省新郑县)。以上这楚、秦、赵、齐、燕、魏、韩七个大国,就是所谓“战国七雄”。除这七个大国以外,还有一些小国,如宋、鲁、郑、卫、莒、周、杞、蔡、邾等等。

卫国早先也是个大国。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封其弟康叔为卫君，建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时代的卫国，上层腐败，政治混乱，公元前 660 年被翟打败，后来靠齐国帮助，将国都迁到楚丘（今河南滑县），从此成为无足轻重的小国。前 629 年又迁往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战国时帝丘改名为濮阳，吕不韦的家就在这里。

在春秋战国的四百余年中，卫国的国君一个比一个昏庸、无能，在卫国的历史上留下一连串令人齿冷的丑行记录。其中突出的有卫宣公（前 718——前 700 年）。这个老色鬼为儿子仍娶妻，娶的是齐国女子。接来一见齐女貌美，宣公竟将这个儿媳夺过来变成自己的妾。后来，宣公害怕儿子对自己不满，又密令强盗杀死自己的儿子仍。不久上台的卫懿公的行径更是荒唐，他淫乐奢侈无以复加，竟给养在宫中的鹤建造豪华的轩车。这些动物神气活现地乘着高轩华辇，比王公贵族还排场地炫耀于国人面前，令国人怨声载道，气愤至极。懿公九年（公元前 660 年），狄兵攻卫，懿公慌忙召集国人出征。但愤怒的国人没有一个愿替他卖命的：

“请您让那些鹤去打仗吧！”国人对懿公说：“鹤乘着那么好的轩，比我们的待遇高多了。我们哪里能作战呢？”结果那些乘轩的鹤丝毫没给国王帮什么忙，懿公被入侵的狄兵杀死，在历史上留下笑柄。以后的国君：献公、灵公、示公、庄公、悼公、昭公、怀公等等都是无能之辈，使卫国道势江河日下。到战国中期，卫国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小国。有远见的人已对卫国失去希望，连卫本国的一些王公贵族和政治家都纷纷流向其他诸侯国，

其中生于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的吴起(?—前381年)就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他在卫国无用武之地,很早就离开本土,先在鲁、后到魏国为将,都立有战功,最后到楚国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改革,为使楚国强大立了不朽功勋。卫国的公子王孙卫鞅(即商鞅)也是有谋略的政治家。他同样不留在卫国,而先到魏国,又投奔秦国,自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协助秦孝公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由落后的小国一跃成为先进强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可见,卫国并非没有人才,只是由于国内政治腐败,而使卫国人才外流,成为一个历史趋势,结果,人才愈外流国势愈弱,国势愈弱人才愈留不住。

在吕不韦出生之前,卫国衰落日甚一日:卫成侯十六年(公元前356年),卫国国君的地位已由“公”被贬为“侯”。再过二十余年,即公元前335年(卫嗣君五年),卫侯又被贬为卫君。国土更加缩小。

卫嗣君之后是卫怀君统治时代(前330年至前288年),吕不韦就是在这风雨飘摇的时代诞生于濮阳的。

提起吕不韦的故乡濮阳,倒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里地处黄河南岸,混浊的河水冲积出大片的黄土地,连原野上稀疏的树叶都像披上一层透明的黄纱。在干旱的日子里,黄土地裂出一道道深沟浅缝,农夫、农妇心焦如焚地看着田里的豆、麦秧苗由枯黄而渴死。然而,一遇发水的年景,数百里的范围都成了泽国,那些穷困的村庄大部分都被大水冲扫、淹泡而荡然无存。一般的百姓在一次又一次的旱、涝、疾疫和战乱中挣扎,每一个生命都像系在一根细细的游丝上,稍稍一碰就会中断。就是侥幸能多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些时日的人,也只有以豆为饭,或以

豆叶为羹,甚至用糠来填充肚皮。贫穷和饥饿一直是笼罩在这一带绝大多数家庭上的两大阴影。

濮阳的土地虽然长不出什么好庄稼,可是濮阳城却是当时的一个有名的商业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发展,是在战国时期。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是寥寥无几的,而且城市的规模很小,人口也很少。春秋时代的诸侯国的国都也不过方圆九百丈,卿大夫的都邑仅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一般的邑,住户不过千室,多数的邑有百室,最少的只有十室。到战国时代都市的规模显著扩大,都邑的数目迅速增加,全国各地大小都市星罗棋布。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城市相当普遍,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已十分寻常。各诸侯国的国都所在,都是相当大的城市,首都以外还有许多商业城市。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是各国国都中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建立在淄河西岸,有大、小两城。大城南北约 4.5 公里,东西约 4 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 5 公里。豪华的宫殿就矗立在小城的西南角,占地达 5 公里之多。据记载:战国时代的临淄城十分繁华,城内共有七万户人家,约二十一万男子。商业活动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民生活相当富裕,丰富多彩。城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踢足球)等等游戏和吹竽、鼓瑟、击筑、弹琴等演奏,供人们欣赏和消遣。宽阔的街道上往来着忙碌的官吏、商贾和农夫、士人,人多时常常挤得车轮相撞,肩膀互碰。城里的人多到衣襟连起来可以当帐帷,衣袖举起来可合成幕,大家一挥汗就犹如下雨一般。这是一个多么繁华、热闹的都市啊!

其他国家的国都，虽不如临淄大，但也都相当繁荣：楚国国都郢，人多时街上也是车相碰，人擦肩，你挤我，我挤你。有的文献记载形容：在郢都早上穿上新衣出门，晚上回来就挤破了。燕国的国都之一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有东西两城，河道将两城隔开。东城的北半部和东半部有宏丽的宫殿群。宫殿区的西半部和南侧，有密集的冶铁、铸钱、制骨、制陶等工业作坊。坊中的大道两旁店铺林立，热闹异常。郑国的首都新郑，其大城南北也有4.4公里，东西达2.8公里。商业、手工业发达程度一点都不亚于郢和武阳。大的国都还有秦的咸阳和赵的邯郸以及韩的郑、荥阳、魏国的大梁等。

各国国都之外，战国时代还出现一批商业城市。其中重要的有燕的涿（今河北省涿县）、蓟（也是燕国国都之一，今北京市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西南）。赵国的藁（今山西省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薛（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省定陶县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秦国的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县北）。

三川之二周（洛阳、巩）等等。

这些都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重要城市。

卫国的濮阳在这些城市中,虽不如临淄、咸阳、邯郸大,但也相当繁华。其程度可与陶邑相比,人们常常是“陶卫”并称。这里,地理位置给经商的人们以发财的机会:濮阳恰在黄河的弯曲处,喧闹的河水虽然常常把两岸的庄稼、村庄以至老百姓们都冲得一千二净,用厚厚的黄沙一遍又一遍地覆盖大水后的中原大地。但是,当黄河不发脾气的时候,她又像一个温顺的少妇,稳重而和缓地从这里流过。在这些岁月里,她又为人们提供舟楫之利。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则成为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从这里溯河而上,不远就可达到周代的国都洛阳。进入战国后,洛阳虽已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可仍是全国有数的几个繁华都会之一。从濮阳顺黄河而下,可到以盛产鱼盐粟帛豆麦著称的齐、鲁文明、富庶之乡;由濮阳向南,黄河水系又与鸿沟水系和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网联结起来,向北过黄河则可直抵北方的大都会邯郸。四通八达的优越地势,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天然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的一个商业都会。吕不韦就是出生在濮阳的一个家富千金的大商人的家庭里。

商人,是商品经济出现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个阶层。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前十一世纪的殷王朝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都市和交通的发展,商品经济就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不少奴隶主贵族从事商业交换的活动,在殷都(今安阳)有众多的行商坐贾。商贾的活动足迹东北达到渤海乃至朝鲜半岛,东南达到今日之江浙,西南达到今日之皖鄂乃至四川,西北远达今日之新疆。从甲骨文中可知:殷代已出现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

物——贝。用来交换的商品除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珠宝、猎物以外，还有奴隶。有的商人长途贩运，驾车浮舟数月往返一次；有的商人结队远行，获利达十倍数十倍。商业活动在殷人社会生活中占极重要地位，所以殷人又称为商人。到西周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因实行庄园制经济，商业活动似不如殷代繁盛，但仍有不少封建领主在经营商业。他们往往派出家臣和武士“肇牵牛车远服贾”，牵牛驾车到远地去经商。有时竟能获三倍以上之利。这个时期已出现了金属货币，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然而，作为独立的商人，即并非奴隶主和封建领主而专门以经商为生的商人，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他们是当时新兴的阶层，最早的一代商人是从下层奴隶主、封建地主、庶民或被解放的奴隶中分化出来的。商人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产物，又以自己的经营活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哪里有商人活动，那里经济就活跃，交通就便利，市场就繁荣，生活水准就较高，社会风气就较开放。总之，商人集中的地区往往是社会的先进地区。

然而，中国商人自从作为独立身份刚一出现，就遭到统治者的歧视和排挤。春秋时代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45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令其分区定居，不准杂处，也不准改变身份，“商”则居于末位。管仲还是一位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对商尚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更不待言。而春秋战国时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无论是持何观点，几乎都鄙视商人。以孔子为代表的影响极大的儒家，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经商是“小人之事”，“君子”是不屑为的。

而重视发展生产的法家,也视商业为“末业”,宣扬只有农业才是“本业”。商人被指定要穿特定颜色和质料的衣服,以与其他身份的人相区别。有的诸侯国还规定商人不准乘车,不准当官等等。这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和全社会对商人的歧视和打击。“重农轻商”是从商人一出现就开始的,它是统治阶级一贯政策,又是社会普遍心理和价值观,最后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顽固的传统势力。

不过,社会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中国古代虽一贯“轻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商人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有些商人拥有巨额资本,足以垄断市场;有的富商竟能与国君分庭抗礼;有的大商人还能左右政局。如春秋战国之际的范蠡,在齐的交通中心商业城市陶邑经商。他采用古代经济学家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中三次致富千金,家富巨万,号称陶朱公。又如卫国的端木赐,字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与之抗礼。到战国末期,这种大商人愈来愈多,而不少大商人在拥有巨额财富之后,往往像端木赐一样,插手政治,其原因固然是经济活动需要有政治上的保障这一必不可免的规律;而在商人的意识中对“重农轻商”传统的逆反心理,大约也是使他们热衷于政治活动的重要原因。

吕不韦经商,由经济领域伸向政治领域、从贩运财货进而而买卖国君、从操纵市场发展发展到控制政权,正是代表了中国商人投机的一般轨迹。

在吕不韦的故乡,因为商业发达,风气更加开放,男女之间的往来似乎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随便。早在战国

时代以前，一些文化“先进”的地方，比如齐国和鲁国境内，早把异姓之间的接触视为“大防”。尤其是春秋时代，经过出生于鲁国曲阜的孔子（前 551 年——前 479 年）那么一提倡，恨不得连街上走也要男女分开，以显示“礼仪之邦”的高度“文明”。尽管在这些地区不少王公贵族背地里偷鸡摸狗：有的奸继母，有的淫儿媳，有的与嫂通奸，有的霸占弟媳，甚至嫖妓宿娼无所不为，而表面上还将“男女授受不亲”奉为准则。正是所谓“礼教”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弄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的时候，在吕不韦的家乡濮阳却可以常常见到另外的一些场面：不论是在风和日丽的白天，或是明月高照的夜晚，在濮水岸边总是有一些青年男女双双前来幽会。他（她）们卿卿我我地嬉戏于桑林之内，或用情歌表达思慕之苦，从流传下来的一些歌词中也可以想像出这些热恋中的男女行为是多么自由、大胆，她们唱道：

心上的人儿，等着我啊，
等我在桑中。
咱俩悠闲地漫步，走啊走啊，
不觉地走到上宫。
平日去淇水的路那么遥远，
今天怎么这样快，
你就送完了这一段路程！

深情的歌词，反映出这里的社会风气多么开放。可是，这种开放的风气却被那些“礼仪之邦”的“正人君子”们斥为“淫邪”。流行于濮地的大胆表示男女之爱的情歌，也被视为洪水猛兽，被称为“亡国之音”。其实，几支流行歌曲如何能使国亡？所谓“桑间濮上”简直被人说成